

美國政界人士和情報部門，近年力證俄羅斯干預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協助總統特朗普當選。在美國斥責別國干預美國選舉時，事實上華府早已不斷干預其他國家選舉，尤其在冷戰時期，更多次向保護美國利益的外國候選人提供金援和助選，甚或懷疑造票。美國近年的干預變得更公開，但手法有別以往，改為公開為人權組織提供資金及訓練監察選舉人員等，借推動民主進程之名左右選舉結果，實際損害民主。

美國早於1996年，已公然干預俄羅斯選舉。當時尋求連任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於1996年1月啟動競選工程時，支持度僅得6%，落後代表共產黨的主要對手。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與葉利欽關係友好，認定對方是帶領俄國推行民主和資本主義的最佳人選，決定出手相助，他成功游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向俄羅斯提供100億美元貸款，讓葉利欽大打經濟牌取悅選民。3名美國政治顧問更為葉利欽助選，每周將葉利欽競選陣營的內部民調數據傳給白宮。

舞弊叢生 獨裁者逆民意當選

結果葉利欽徹底翻盤，以13個百分點之差擊敗共產黨對手，成功連任。然而國際監察組織發現選舉充斥舞弊，車臣成年人口不足50萬，卻有100萬人投票，當中70%選票投給葉利欽。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一個選舉監察小組的主管亦承認，這次選舉存在廣泛舞弊，但稱他因受到壓力而無法披露。

美國在冷戰時期干預別國選舉事件屢見不鮮，卡內基梅隆大學研究員萊文指出，在1946年至1989年間，美國曾62次干預外國選舉，大部分均暗中進行，支持的候選人大多並非承諾推動民主，而是對美國利益友好，例如在1968年，總統詹森政府為阻止圭亞那的左翼候選人賈根勝出，因此協助賈根的最大對手伯納姆，後者涉嫌舞弊，最終卻在一片批評聲中勝出，更實施獨裁統治。

美學者：插手僅為國安

美國堪薩斯大學學者奧梅利車娃曾研究美國在冷戰時期干預選舉事件，她坦言幾乎想不到任何例子，顯示美國介入別國選舉時，是重視對方的民主發展，多於對美國國家安全的關注。

美國過往干預別國選舉，通常是支持特定候選人，近年則改為公開支援民間組織“推動民主”。前總統里根在1983年成立以公帑資助的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支援其他國家的政黨、工會及商界組織，這類工作正是過往中央情報局(CIA)暗中進行的任務。此外，NED會向某些候選人教授基本競選技巧、籌組民主機構及訓練選舉監察員等，而同類的美國組織實際多不勝數。

不過隨着美國與中國和俄羅斯的“大國博弈”重現，美國總統特朗普似乎有意採用冷戰時代的政治顛覆手段，干預委內瑞拉和伊朗等敵對國家，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更不諱言，“美國以往有能力推翻外國政府，我們希望取回這種能力”。 ■綜合報道



■多場美國介入的選舉被發現有舞弊情況。 網上圖片

美近年干預選舉例子

2005年 伊拉克

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被推翻後，當地在美國介入下選出新政府，但投票期間襲擊頻生，大多以遜尼派為目標。據聯合國駐伊拉克武器監察員里特指出，美國曾篡改選舉結果。

2006年 巴勒斯坦

在巴勒斯坦議會選舉前夕，美國向屬溫和派的法塔赫派系提供大量金錢援助，確保激進組織哈馬斯支持的候選人落敗。

2009年 阿富汗

美國前防長蓋茨曾在回憶錄中提到，美國當時試圖透過操控選舉，推翻時任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美國資深外交官霍爾布魯克曾以非法手段推遲大選日期。卡爾扎伊政府更指控美國干預程度遠超蓋茨所述。

2014年 烏克蘭

2013年時任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拒絕與歐盟經濟融合，選擇與俄羅斯加強經濟關係，美國決定以非法手段扶植新政府，將民選總統亞努科維奇趕下台。其後有外洩電話通話內容揭露，美國欽點新政府領袖，甚至支持親西方的新納粹等極右組織。

2018年 委內瑞拉

美國除了透過過制裁和經濟戰打擊委內瑞拉政府外，更在委國大選前夕宣稱選舉不合法，委國內部分親美的州份亦口徑一致，但來自逾40國的國際觀察員均確認選舉有效。 ■綜合報道

「人權組織」干預選舉 美重回冷戰策略 公開提供資金訓練 接手昔日中情局任務



■特朗普似乎有意借冷戰手段干預他國內政。 網上圖片

■2017年，委內瑞拉示威者佔領公路。 網上圖片

民主兩把尺 干預多鐵證

梁慧晴



近年俄羅斯涉嫌干預外國選舉的傳聞，在歐美鬧得熱烘烘，每當有極右勢力抬頭，西方傳媒便會尋找蛛絲馬跡，把一切推至俄羅斯頭上。然而諷刺的是，美國歷年來亦透過半官方團體，或明或暗地干涉別國政治以至選舉結果，西方的指控如同“只看見別國眼中的木屑，卻對自己眼中的大樑毫不理會”。

美國對外國的干預往往以各種冠冕堂皇的名目進行，當目標國家尚未民主化，美國便宣稱要“推動民主”、“改善人權”，扶植親美反對派，例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在1970年代起，持續資助波蘭團結工會，最終顛覆共產政權。波蘭變天後不久便演變成親西方國家，1999年更加入北約。

對於已逐步實施民主化的國家，美國則以“選舉公平”為藉口，扶植親美政黨上位，達至建立親美政權目的。假如選舉結束後，親美政黨未能成功推翻執政黨，美國更會或明或暗製造反政府示威，烏克蘭2004年“橙色革命”即為明證。

相反，假如一個國家長期持親美立場，即使該國尚未民主化，美國口中的“民主自由”即刻無影無蹤。以沙特阿拉伯為例，該國長期實施君主統治，政府高層多由王室成員出任，公共資源以至傳媒等均由王室把持，女性權益長期受打壓。然而美國卻一直對沙特人權狀況視若無睹，其中一個可能原因，或是出於沙特一直親美，不但大量輸入美國軍備，更能確保美國在中東的石油利益。

對於欠缺戰略價值的國家，美國同樣對當地狀況保持沉默，例如津巴布韋已故總統穆加貝執政後期，以修憲、選舉舞弊甚至暴力脅迫反對派等方式保持權位，國家亦民不聊生。然而美國除了口頭表態外，對津巴布韋可說不聞不問，可見美國的“民主價值”某程度上，原來也視乎該國對美國的潛在價值而有所浮動。

直至近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把干預選舉的把戲“據為己有”，要挾烏克蘭調查民主黨籍前副總統拜登，為拜登製造“黑材料”。美國政客和傳媒馬上群起攻之，但考慮到美國平常亦肆意向別國施壓，特朗普只因把這些伎倆用於自身，即遭輿論圍攻，反凸顯美國政界之虛偽。特朗普去年對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直言，他根本不在乎俄羅斯有否干預美國大選，“因為美國也在做同樣的事”，可說是一句大實話。



■美國組織舉辦“民主論壇”。 網上圖片

荷蘭前年大選 美國人捐最多

美國對拉美、前蘇聯地區和中東等地干預選舉劣跡斑斑，但即使是美國盟友亦未能倖免。荷蘭前年舉行國會大選時，美國右翼團體亦被揭在兩年間，向極右自由黨捐助最少15萬美元(約118萬港元)，在以小額捐款為主的荷蘭政壇相當罕見。

荷蘭政府對政治捐款規管嚴格，當局前年3月公佈的選舉捐款數據顯示，美國右翼分子赫洛威茲曾在2015年，一筆過向自由黨捐款12萬美元，是該年全國最大單一政治捐款。

赫洛威茲在美國設立同名智庫，宣稱對抗激進左翼和穆斯林，捍衛美國價值。他毫不掩飾對自由黨的欣賞，形容該黨黨魁懷爾德斯是“民主的最後希望”。美國艾奧瓦州眾議員史蒂夫·金直言，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對歐洲極右政黨的態度會更開放。

荷蘭社會黨國會議員范拉克批評，美國政客的捐款屬外國干預，“我們沒想過其他國家的人會對我們的政治有興趣”。 ■綜合報道

蹂躪拉美政局 獨裁統治幫兇

委內瑞拉今年初發生國會議長瓜伊多自行宣誓為“臨時總統”的風波，美國公然為瓜伊多撐腰，更嚴厲制裁總統馬杜羅政府，企圖施壓逼他下台，令不少拉美民眾回憶起美國長年干預拉美政局。學者更指出，上世紀拉美出現的政權更替，當中超過40次均有美國身影。

美國一直視拉美地區為其“後院”，因此不斷干預當地政局，確保局勢在其掌握中。墨西哥歷史學家克勞澤指出，美國干預拉美的歷史源於墨西哥，在19世紀美墨戰爭中，墨西哥被迫割讓近一半領土。而在上世紀美國曾多次“出手”推翻拉美政權，包括1954年推翻危地馬拉民選政府，1964年推翻巴西政府，而在1973年推翻智利總統阿連德，扶植軍頭皮諾切特上台，結果成為獨裁統治幫兇。美國亦曾多次出兵入侵拉美國家，包括針對多米尼加共和國、格林納達及巴拿馬。

美國前駐巴拿馬大使菲利表示，美國目前對委內瑞拉施加制裁及外交施壓等手段，明顯未能產生效用，亦無法爭取委國人民的民心。 ■綜合報道